

二十世纪 汉语小说精选

编者

张

珍

二十世纪
汉语文学
精品
系列

青海人民出版社

二十世纪汉语文学精品系列

二十世纪 汉语小说精选

下

编选者 张 珏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 01 号

二十世纪汉语小说精选

张珙 编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长沙国防科大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6 字数 90 万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5-01014-X/I·173 定价(上、下):36.80 元

目 录

鲁 迅	在酒楼上.....	(1)
许 杰	赌徒吉顺	(11)
彭家煌	活鬼	(36)
		(45)
		(50)
卢 隐	何处是归程	(56)
郭达夫	青烟	(63)
郭沫若	叶罗提之墓	(70)
施蛰存	鸠摩罗什	(75)
刘呐鸥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	(101)
张爱玲	琉璃瓦.....	(109)
	居茶馆里.....	(122)
		(137)
艾 芜	山峡中.....	(169)
茅 盾	小巫.....	(186)
萧 乾	俘虏.....	(199)
萧 红	小城三月.....	(208)
丁 玲	自杀日记.....	(231)
巴 金	沉落.....	(240)

路翎	英雄的舞蹈.....	(253)
张天翼	猪肠子的悲哀.....	(259)
老舍	牺牲.....	(270)
废名	棕榈.....	(294)
沈从文	龙朱.....	(297)
孙犁	琴和箫.....	(316)
汪曾祺	鉴赏家.....	(323)
赵树理	福贵.....	(331)
马烽	金姑娘.....	(344)
陆文夫	小贩世家.....	(358)
高晓声	李顺大造屋.....	(373)
张贤亮	灵与肉.....	(394)
张洁	爱,是不能忘记的.....	(418)
林斤澜	哆嗦.....	(433)
谌容	减去十岁.....	(442)
王蒙	坚硬的稀粥.....	(461)
刘心武	5·19长镜头.....	(480)
邓友梅	《铁笼山》一曲谢知音.....	(518)
张承志	辉煌的波马.....	(518)
张炜	冬景.....	(531)
贾平凹	油月亮.....	(546)
郑万隆	老棒子酒馆.....	(559)
韩少功	归去来.....	(568)
何立伟	天下的小事.....	(583)

阿 城	树桩.....	(594)
莫 言	秋水.....	(600)
矫 健	死谜.....	(614)
李 锐	眼石.....	(620)
谢友鄢	马嘶·秋诉.....	(627)
铁 凝	死刑.....	(642)
张辛欣	剧场效果.....	(652)
乌热尔图	琥珀色的篝火.....	(671)
刘索拉	蓝天绿海.....	(686)
徐 星	无主题变奏.....	(721)
刘西鸿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748)
陈 村	死.....	(757)
扎西达娃	世纪之邀.....	(777)
马 原	猜想长安.....	(787)
残 雪	山上的小屋.....	(818)
洪 峰	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823)
史铁生	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猜法.....	(830)
余 华	鲜血梅花.....	(860)
苏 童	祭奠红马.....	(876)
格 非	蚌壳.....	(887)
孙甘露	夜晚的语言.....	(910)
叶兆言	五异人传.....	(919)
吕 新	绘在陶罐上的故事.....	(939)
杨争光	老钱.....	(948)

刘震云 塔铺.....	(955)
刘 恒 狗日的粮食.....	(983)
李 晓 机关轶事.....	(997)
池 莉 细腰	(1011)
林海音(台湾) 兰姨娘	(1018)
白先勇(台湾) 永远的尹雪艳	(1038)
陈映真(台湾) 将军族	(1052)
聂华苓(美国) 君子好逑	(1066)
陈若曦(美国) 收魂	(1078)
李昂(台湾) 有曲线的娃娃	(1088)
张系国(台湾) 吾家有女	(1105)
编选附记	(1113)

郑万隆

老棒子酒馆

这老东西，为了省钱，又用生炭温酒。烟憋在屋里出不来，象羊群一样在桌子上跑来跑去的。陈三脚一闻到这种生烟味，酒兴就败了一半。

他的爬犁还没赶进酒馆的障子里，就闻到这种生烟味了。他鼻子特灵。他年轻时候踩山，在兽粪上闻一闻，就能断出野物什么时辰路过这里的。

障子里拴着十几匹马，站满了人。有几个鄂伦春伙计，正在和源生行的“一只眼”用皮子、黄芪和飞龙兑换盐、火药和白面。他们明知道找“一只眼”上当，可又不愿再跑一百五十里路，到下屯官行去换。西边的天上来了，一场大雪就封山。封山前他们还要找地方扎窝，还有好多事干。

人多，地上的雪都踏成了泥浆，表面又结一层薄冰，油一样黑亮黑亮的。“一只眼”一只手托着一架乌木算盘，另一只手拉着袄袖子擦着那只死眼上的眵目糊。他这只眼是因为和一个坐地猎户抢老婆，让人家用刀扎黑了的。要不然他就去额古纳河了，凭他的机灵劲儿，三五年就发起来。这小子大字不识，也不会打算盘，可他那张嘴比算盘子还脆，说得那几个鄂伦春伙计直眉木眼

的。陈三脚不用耳朵听，一眼就能瞧出来这里面的深浅，“一只眼”在打那几张紫貂皮的主意呢。可他不愿意说破了这笔“买卖”。他已经没有多管闲事的精气神儿了，要留着这口气自己用哪。

他的爬犁一进来，这些人就象惊了枪的鹿子一样都闪开了，眼珠子要弹出来似的瞪着他。他明白这些人惊的是什麼。他还活着。他陈三脚咋还没死？没错！这些人肯定是这么想的。

他们看着他一只短脸熊从爬犁上搁下来。那家伙有三四百斤重，在泥里砸个坑。刀是从咽眼扎进去，整个儿豁开，肠肚都流出来啦，卵子也被打碎了。

“哎，我说脚爷，您打算换点什么吗？”“一只眼”笑得烫脸。

陈三脚连看也不看他，蹲下去解马肚带。

“不出三天就要封山了，脚爷。您这个牲口可以拣着样儿地换！”

陈三脚把马拴在桩子上，走近那熊说：“换你娘。你个王八羔子！找两个人把它给我抬进去。”

他把眼皮撩起来，扫了一下障子里的人，好象在看一群傻瓜。在林子里他看不见他们，而这些人也都靠林子活着。他的目光还是那么犀利，象刀尖一样。虽然他并不注重自己的名声，但他却是在这一带名声很大的人物。这里没有一个人或一条狗不认识他，不怕他，包括女人。他胆子特大，而且刀子使得特别好。他曾经三脚踢死过一头狼，把大拇脚趾头踢折了。大家都背后叫他“黄毛陈三”。但大家谁都说不清楚。他多大年纪，是否有过家，爱过哪一个女人，是汉人还是达斡尔人。他从来笑笑，至少没有人见过他笑，好象他这一辈子没有开心的事，包括喝酒的时候。

陈三脚坐在酒馆靠窗的一张桌子上，把窗子打开了，让风往里灌，让烟往外流。老棒子在火旁的案板上切胡萝卜。陈三脚每次来都要吃一大盘他的糖拌胡萝卜丝。

“你可有三四个月没来了。”他那双油灯捻儿似的眼睛，忽闪忽闪地打量着陈三脚。

“差一点见不着你了。”陈三脚一丝儿一丝儿地撕着盘子里的牛肉。

“你说的是信子沟？”

“这段路我走了一个多月。”

“走着？听说那儿上个月就下雪了。”

“我就是下雪那天在呼玛尔河口上的船。在饶珠遇上了大风，黑龙江那浪头比帆还高，把船扔起来，摔在岸上，连一块整齐木板都找不着。”

“船上的人呢？”

“我不就是么。船老板死了。他一家人快死了。老婆孩子，最小的那个刚满一周。他倒死得痛快，连尸首都找不到了。可他还该着我十二个金儿呢！我可没忘。”

“这成了阴间债了。”

“我没打算让他还。我是让他记着，连他的船都是我帮他买的。我看他是条汉子，初来乍到这里……”

糖拌胡萝卜丝上来了。陈三脚嚼得象牛吃草一样响，和着酒往下咽的时候，布满了红痧的喉结一下一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接着，他就开口骂酒里掺了水，胡萝卜丝不甜，也没有个咬劲儿。

老棒子立在一旁点头哈腰地听着，一声不吭。但他那双油灯捻儿似的眼睛里冒出一股幽幽的蓝光，牙肌咬得紧紧的。他恨这个黄胡子。因为自打他在这儿开业那一天起，陈三脚来来往往十几年了，吃他喝他，从来没有给过钱。

陈三脚虽然没抬头，但他能揣测出来正在看着他喝酒的老棒子心里想的是什麼。在他的眼里，老棒子不过是一头受了伤的狼。

他非常得意老棒子这个名，而且是他叫开了的。这个绿豆眼从关里来到这里，还没站稳脚的时候，他们就较量了一次。那是他们第二次见面。在路上，陈三脚把马横在那里，手里掂着那把一尺多长弯弯的刀子，翻来翻去的，眼睛象欣赏一只猎物一样直瞪着绿豆眼，说：“你是发了一笔大财才跑到这里来的吧？”绿豆眼怔了一下，很快镇静住自己说：“这不干你的事！”陈三脚说：“你来的日子还浅，大家都知道，我这把刀子天生的爱多管闲事。”绿豆眼紧盯着那把在对方手上上下下翻飞的刀子和那把乱草一样的黄胡子：“我是个买卖人，来这里跑生意的。”陈三脚说：“你瞒不过我这双眼。我整天和野牲口打交道，鼻子好使，起码有两条人命坏在你手里。你身上还有腥味呢。”绿豆眼有些慌也有些急了：“你可别血口喷人，这不是闹着玩的事。”他的话音还没落地，头上兔皮毡帽已经被刀尖挑落了，陈三脚用刀子直逼着他的咽喉说：“这东西！你这个老棒子！你要是还算个汉子，在这儿就放老实一点。要是把我惹急了，我就叫你从这儿分开，脑袋和身子在两个地方，谁也见不着谁了。”从此陈三脚再也没提这件事，但他的这番话一直象石头一样压在老棒子的心上。

老棒子要跟他在帐上找齐！——帐可是一笔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何况他跟这个“黄毛”算什么交情？简直是他身上的一声牛皮癣，想起来就痒痒。上几个月陈三脚杳无音讯，他逢人就说：“陈三脚这老家伙还该着我一笔酒钱呢，连个屁也不放，他也算个男人么？！”——这会儿他要帐的话象子弹一样顶在嗓子眼上了。可是他没说出来。陈三脚把装酒的双耳铜壶“当”地一声摆在他面前：“再来半斤。”

“你还喝？”

“怕我给不了你酒钱哪？”

“这点酒钱我也值不得放在心上。”

“不会瞎了你。我这个人活要活得明白，死也要死得清楚。”

老棒子怪声怪气地笑着，往双耳铜壶里灌了一斤酒，坐在了陈三脚对面的凳子上。就在他坐下的那一刹那，看见陈三脚半敞着的衣襟里围着被血染黑了的毛巾，一条很大的伤口从脖子上深到里面。他一呼气吸气，那刚刚凝住的伤口就往外渗血水。老棒子有点惊奇也有些惬意。不管是谁干的，这事干得真好。他想，这也是报应。他觉得陈三脚那张脸象烧焦了的破布，虽然浇上了高粱酒，但仍然是一副生命即将消竭的模样。怪不得他把帽子拉得那么低，他想，他是不愿意让人看到他的伤口和脸。他想给认识他的人留下的是他过去的骄傲和光荣。

他没有多长时间了。老棒子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忘记那些帐，不该再恨他了。但他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他几句还是骂他一顿？

“你他妈在我的怀里看见啥子吧？”

“啥？……我啥也没看见。”

虽然陈三脚依然垂着眼睛，一口接一口地呷着酒，连看也没看他一眼，但他感到一股裂肌砭骨的寒气。他的声音颤抖起来。他明白陈三脚是不愿意让他看到这个的。而且为了封死了他的口，这个魔鬼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回有的人要称愿了，可我不给他这磨牙的工夫。”

“你伤得不厉害吧？”

“哦，还有一口气。”陈三脚把腰间的猎刀解下来，放在桌上说，“去把你的帐本拿来吧。”

“不，脚爷，我可没有让您还帐的意思！”

“我是让你记上，有哪些人欠我的。”陈三脚看见老棒子拿来了台帐和笔砚，把手伸进怀里轻轻地搔着伤口的痒处，合上眼睛慢慢地说，“张疤癞眼欠我二十个金儿；张昭那个混蛋欠我一石麦

子、四个金儿；鲁老六欠我两对熊掌钱、十个金儿；柳胡子欠我六匹马……”

老棒子一笔一笔记下，问：“就这些吗？”

陈三脚一口将碗里的酒灌下去说：“就这些了。”

“你是想用这些来顶你的酒钱？”

“我是让他们记着，他们都欠我的。他们往后少做点恶事。王凤雄死啦，他带了三个人，我一个人。他们可把张寡妇祸害得不浅。这也是报应。在纳仁河口那儿碰上我了，撞在我的刀子上啦。”

“是啊，真是报应。”

“这熊就是他们扔下的，王凤雄那小子也是个不凡的炮手。可惜他遇上我了，都怨他作孽作得太多了。”他用鼻孔笑着。大概是因为笑震动了伤口，他的脸色异常难看。“你把这头熊送到下屯官行换些白面，还有这口袋钱，都去送给张寡妇。”他从腰间拿出一个狗皮口袋，“噔”地一下扔在桌上。

老棒子把狗皮口袋在手里掂了掂说：“听说你年轻的时候也和张寡妇有一腿呢……”

陈三脚兀地站起来，一把揪住老棒子的领口，使劲一拧，拧得老棒子面如灰土，两个绿豆眼直往外鼓。他把拳头在老棒子鼻梁上晃了一下说：“你要是骨头痒痒，我这两只手可都闲着哪。”

他撒开手，老棒子倒在了地上。

酒馆里死一样寂静。原来在里面喝酒的几个人都走了，障子里的人也散了。

陈三脚又坐下，把壶里的酒都倒进碗里，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吃过喝过玩过乐过，也不欠谁的什么。今儿的酒钱你也记上，到时候会有人还你。你也记住这才叫活一辈子。”

“你没儿没女拿什么还我？”

“我身上有四十二处伤，你看见了，又新添一块，这就是金子。”

“是啊，我能不明白嘛。我没敢催你。”

“催不催，这次我也跟你清了。”

“不不，我没这个意思！”老棒子觉得从脚底往上冒凉气，全身抖得上牙咬不住下牙。陈三脚从手上退下那个金戒指——这戒指是他托人到哈尔滨打的，盘上有一条狗。据说这条狗跟了他半辈子，让人偷走了，打死了，吃了狗肉，把狗皮又送回来让他看。他当时又悲又愤，扎了自己嗓子眼一刀。亏得发现得早，抢救过来，要不他得少喝好几桶酒！——递到老棒子的手上说：“记清了，到磨棱找刘三泰，把这个戒指给他，跟他要酒钱。他一个子也少不了你的。”

老棒子掂着那戒指，忽然从中悟出来一点什么，怔了好一会儿说：“你就这么走了？再也不到我的酒馆里喝酒了么？”

“是啊，走了，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

“去哪儿呢？”

“进磨棱山到小苏沟去。我是从那个金矿来的，我还要回到哪儿去。”

“你疯啦！你身上有伤……不出三天就要大雪封山了，闹不好冻死在路上……”

“我会冻死？”陈三脚用鼻孔笑着，把铜壶里的酒，嘴对着嘴儿喝下去，把猎刀挂在腰间，披上豹皮大衣，戴上狐皮帽子，象个大狗熊似的推开门走了。

老棒子追到院子里，拦住正在拉马的陈三脚说：“你还是在住这儿两天，养好了伤再走吧。”

“养伤？让这儿的人都知道我躺在你家里养伤？！”

陈三脚恶狠狠地瞪了老棒子一眼，套上马，坐上爬犁走了。

西北的天黑上来了。云压在山顶上，树林象一群黑色的野兽在那里等待这架爬犁。

这是去年的事了。这也是老棒子见到陈三脚最后一面。他好象把他心里的什么东西也带走了，让他一冬心里都是空落落的，活得没有一点劲头。虽然冬天是酒馆大把进钱的日子，酒里可以大量地掺水，但他因为没有得到一点关于陈三脚的消息，象个躲在洞里的兔子一样，身上掉了一层肉，整天把着铜壶喝，喝得晕晕乎乎的。他觉得他跟这个酒馆不能挪动一样没有用处。他不明白，为什么陈三脚要这样个“去”法儿？他这一辈子呀——有人说他是条硬汉子，是个英雄，也有人说他是“魔鬼”，是个“胡子”。可他走了以后，没有一个人不想着他的，甚至许多年轻人都学他的样子把胡子染黄了，也穿起豹皮大衣，戴一顶三块瓦的狐皮帽子。就连“一只眼”也都特意跑来一趟，让他把十斤最上等的关东烟叶带给陈三脚。他说他也在小苏沟金矿呆过。

雪终于化了。春天来了。可草为谁绿呢？屯子里许多人结队进小苏沟去踩陈三脚的消息，可一无所获。他好象根本没有来过，又仿佛是随着春风化开的雪水又流走了。

老棒子也去了，带着那十斤烟叶，还有一木桶酒、几十斤牛肉。回来的路上，他绕道去了一趟磨棱找刘三泰。

那个屯子象巴掌一样大小，就是他不认识刘三泰，站在街上喊一声，刘三泰也会站到他面前来。他想不到站到他面前的刘三泰，竟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穿着一个空心棉袄敞着怀，露在外面的脸、手和胸脯都象胡萝卜一样红。

这孩子引起了他的好奇：“你真的就叫刘三泰？”

那孩子一点不懂：“这屯子里没第二个刘三泰。你找我干啥？”

“你认识陈三脚吗？”

“认识。”

“他让我把这个戒指交给你。”

“他死啦？”

“不知道。去年封山以前，他去的小苏沟。”

“那他回不来了。”

“你怎么知道？”

“我十岁那年，他就说他要 go 小苏沟，不回来了。他不愿意大伙儿看见他死。他临走的时候没说什么吗？”

“就这么一句，让你替他还我的酒钱。”

“酒钱？行！我还你。”

“你还没有一杆枪高，拿什么还我？”

“你急什么？等我长大了，一个子也少不了你的。你不就是老棒子吗！”他挑战式地把那个戒指往老棒子手里一拍，“你好好活着等着我，咱们先用这个做保，到时候我给了你酒钱，你得把这个还给我。要是丢了，我可饶不了你！”

还没等老棒子纳过闷来，刘三泰已经走了。他站在那儿，越琢磨这孩子的话心里越热，这一热，对他老棒子来说什么都齐了。他冲那孩子的背影喊起来：“我老棒子的酒钱不用你还啦！”

不知那孩子听见没听见，头也没回，一直走远了。老棒子清楚地看见那孩子身上的牛皮腰带是陈三脚的。

他还在那儿站着，呆呆地凝视着戒指盘面上的狗，老泪盈满了眼睛。那戒指和那泪水在淡远的阳光下一起闪亮。

韩少功

归 去 来

很多人说过，他们有时第一次到某个地方，却觉得那地方很熟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我就是这样。

我走着，土路一段段被山水冲洗得很坏，留下一棱棱土埂和一窝窝卵石，像剝去了皮肉，露出一束束筋骨，一块块干枯的内脏。沟里有几根腐竹，有一截烂牛绳，是村寨将要出现的预告。路边小水潭里冒出几团一动不动的黑影，不在意就以为是石头，细看才发现是小牛的头，鬼头鬼脑地盯着我。它们都有皱纹，有胡须，生下来就苍老了，有苍老的遗传。前面的蕉林后面，冒出一座四四方方的炮楼，冷冷的炮眼，墙壁特别黑暗，像被烟熏火燎过，像凝结了很多夜晚。我听说过，这地方以前多土匪，什么十年不剿地无民，怪不得村村有炮楼，而且山民的房子决不分散，互相紧紧地挤靠着，都厚实，都畏缩，窗户开得小眉小眼的，又高，盗匪不容易翻进去。

这些很眼熟，也很陌生；像平时看一个字，越看越像，也越看越不像。见鬼，我到底来过这里没有呢？让我来推测一下吧：踏上前面那石板路，绕过芭蕉林，在油榨房边往左一折，也许可以看见炮楼后面一棵老树，银杏或者是樟树，已经被雷劈死了。